

#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144 号 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## 拜水都江堰

□山东滨州 李哲

旅途况味

我与未婚妻在甘孜拍婚纱照,先乘大巴下高山,后坐高铁到成都,又换乘地铁赶往犀浦站,抵达都江堰住所时已过凌晨。此行披星戴月,一日奔袭四城,跨越千里,只为一睹都江堰的真容。

由于近日行程繁忙,我俩对于爬山都心怀畏惧。于是,次日反其道而行之,打车至都江堰西北门,先登玉垒山秦堰楼,再顺行而下,省下了大半的力气。至鱼嘴处,岷江水平稳的江面好像熟识,并无其他。即使走过内江上摇晃厉害的安澜桥,我也未有心惊胆战之感。请不要灰心,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都江堰不会平平无奇。

顺着金刚堤向下走,穿过一大片高耸的松林,遮天蔽日,乌黑色极具压迫感,林内弥漫着浓郁的水汽。出了树林,空气反而更加湿润,一步有一步的清爽,隐约间能听到远处的轰鸣声。再过一道索桥便是离堆,伏龙观在上,宝瓶口在下。奔腾的水到了宝瓶口,四处乱撞,群魔乱舞,震耳欲聋,令大地为之颤抖。高耸的伏龙观立在离堆之上,宛如李冰化身,脚踏恶龙,向高山雪水张开温柔的臂弯,以睿智深邃的目光迎接它们进入成都平原。

我在观顶亭中静坐许久,回望来路,鱼嘴将岷江一分为二,宝瓶口前被一分为三。后来夜观南桥,行至仰天窝鱼嘴处,江水又被一分为四,最终江水呈放射状涌入天府之国的千家万户。一分为多,层层卸压,再凶猛的水也被驯服得服帖。李冰用一个规律改造一处旱涝无常的水域,真是一股奇妙的力量。

与老张每周聊天两次,几乎成了定规,或路上相遇,或微信相约。

前天下午散步时,碰到了老张。老张问我:“没事吧?没事,我们聊聊。”

我说:“好啊,能有什么事?”

我俩走进小区旁的一家饭店的大堂里,在靠窗的小桌边坐下,聊起来。

老张开口道:“这几年,我做了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事。”老张表现得非常委屈的样子。“什么出力不讨好的事,怎么一直没听你说起过?”我感到好奇。

“其实,也不是什么大事。我家小孙子喜欢吃零食,每次随我出去散步逛街,都要我买零食给他吃。我呢,基本上都是求必应。每次回家,小孙子都要向他爸妈炫耀,今天,爷爷又买什么什么给我吃了。这下好了,儿子说我养成了小孩爱吃零食的坏习惯。儿媳说我,不讲卫生,外面零食的添加剂太多,吃多了,会毁了孩子的身体。老奶奶也在一旁帮腔说,平时让你用点钱,像刚你的肉,不该用的钱瞎用。你说冤不冤?”

我感到好笑。这完全是家庭里的一出喜剧,有什么冤不冤的。我家小外孙女,与老张的孙子差不多大,特别喜欢吃零食,她称自己是吃货,也喜欢与我散步逛街,当然少不了买些小吃给她,我也遭到过家庭成员的围攻。我不以为然,而且是痛并快乐着,只不过在零食的品种和数量上做一点选择与控制。

岁末年初,总会想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每年冬春季,苏北农村都要集中搞农田水利建设。1975年11月,泗阳县组织运南片的十多个公社进行五河疏浚工程。临河公社民工营由公社俞社长挂帅,20岁刚出头的我被抽调担任营部政工干事。

先说说那个开工的誓师大会吧!会场就在工地,两根电线杆之间拉起会标“临河营战五河誓师大会”,一张红纸一个字,没有适合的笔,我就找块抹布当笔,饱蘸墨汁以行书挥就。我起草的动员讲话,俞社长读起来铿锵有力,很有鼓动性。

誓师大会后,连绵几十里地的五河工地热闹起来,锹舞泥飞、手推肩抬,人车来往(车是木制独轮车),颇为壮观。电线杆上的大喇叭里不时播放革命歌曲和好人好事,那是县五河工程团部的专题节目。我给团部写的一篇通讯至今还有印象,天寒地冻的深夜里赶稿,写着写着钢笔里的墨水就冻起来了,要不断哈气才能写出字来。

临河营还办了一份油印小报——“五河战报”,写稿、编辑、油印和送发都是我一人。我先用铁笔垫着钢板在蜡纸上刻写,然后把蜡纸贴在油印机的纱框上手推滚筒逐张印制。报头的四个字是临来前请公社王书记书

写的,由刻字匠在木板上刻好,用红色印油盖在小报的左上方,十分醒目。小报共编印了12期,其中有两期报头用的是黑色印油。那是1976年1月9日凌晨,我们还躺在老乡家的地铺上,中央台播出周恩来总理逝世的讣告,俞社长大喊一声“不好”,大家“呼”的一下坐起来,很是悲痛。

我的活一般都是晚上干,白天有空我就跑到我插队的房湖一队工地上帮工。有一次家旁邻居“小超子”因母病去抓药,正好上级来点人头,我帮他充数。有时,我还会帮营部烧饭师傅老李头的忙。团部来检查和公社领导来慰问改善伙食,我学会了炸油条,张罗冷盘成了我的“绝活”。

五河工程是十一月下旬开工的,原定70天工期,到二月上旬竣工,由于干劲足,起早摸黑,各民工连都提前完成了任务。营部决定给前十名颁发锦旗,并且冠亚军季军锦旗要大一号。锦旗请当地裁缝制作,锦旗上下款的小字用隶书,中间大字用行书。锦旗上的字并不是直接写上去的,而是我先用毛笔把字写在硬纸上刻成纸模,再用广告色(颜料)加胶水调成糊状印到锦旗上。

那年在五河是我人生旅程中的短短一瞬,但发生和经历的事却难以忘怀。

李冰是改变成都的人。蜀守冰,这是《史记》的记载,浩渺烟海中一个小地方官竟一战成名,千古流芳。他如神明一般,彻底造福了成都平原。两千年前,此处水患不绝。后来秦昭王派水利专家李冰担任太守治理岷江水患,没想到此任命不仅改变了秦国国运,更影响了中国千年国运。

李冰带领官员百姓溯岷江河谷而上,来到松潘高原,再沿岷山南麓到玉垒山,对山势和水脉进行了全面考察。“四六分水,二八分沙”,李冰找到了治水的答案,以鱼嘴作答。“深淘滩,低作堰”,他又找到了飞沙堰的正确答案。同时,李冰用火烧水浇之法凿开一个山口,就是宝瓶口。岷江水患是世界难题,在科技水平落后的阶段,李冰竟能够连对三题,实属天才。

历来古人有极高的道德标准,封圣已是顶格礼遇。若再进一步,不仅要同时代人们的推崇,还要历经岁月的检验,而在中国西南一隅,李冰父子做到了。他们屹立在二王庙中,与二郎神人神合祭。

在北方,夏日酷暑,冬日严寒,但在都江堰岸边,寒暑仿佛与这里断了联系。浓厚的水汽总是滋润着面颊,耳边迟迟回响着轰鸣的水声,踩着江水的节拍,脚步也变得轻盈,我俩便驾着水汽升腾化作的祥云重返齐鲁大地。

游人们,若来成都,武侯祠、杜甫草堂一定要去,也请不要忘记西北郊的都江堰。

我对老张说:“这算不了什么事,小孩子喜欢吃零食,是天性,我们买给孙辈们吃也是天性。家里人说得也有道理,乱吃多吃零食确实不好,我们注意把握分寸就行了。”

零食到此,应该切换话题了。没想到,老张将头探过来问我:“现在的小孩怎么这样喜欢吃零食,我们那时候咋就不喜欢呢?”

老张这一问,我愣住了。我在脑子里整理了一下,提高音量对老张说:“张兄,现在的小孩喜欢吃零食不假,但我们当年就不喜欢吃零食吗?”

老张皱起眉头看着我,没有回答。我接着说:“你爷爷有钱吗?你父亲有钱吗?他们会把嘴上省下的钱给你买零食吗?”

我连发三枪,老张被喷得目瞪口呆,半天才若有所思地说出一句话:“家里连饭都吃不周全,哪有钱给我买零食啊?”

“这就对了,不是我们不喜欢,是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给我们买零食。”我激发老张的回忆,“我们是喜欢吃零食的,你想想,都吃过哪些零食?”

老张好像想起了什么,说:“记得,换糖的老人摇着拨郎鼓叫喊:破铜烂铁旧衣坏鞋鸡鸭皮换糖哦。我们一听,回家到处找,找到一团烂棉花一撮鸡毛,老人从糖饼上敲下一小角,我们几个分着嚼。”

正说着,老张的手机闹铃响了。老张说:“接孙子放学的时间到了。”

## 盐都童话

□盐城 王迎春

盐城琐记

## 软肋和铠甲

□河南焦作 李东花

家庭相册

芦花皓皓,芦苇轻轻,曾经的盐都西乡,浓浓冬景在湖荡里河道边逶迤铺开,徜徉其中,令人流连。金色月光下,水乡村庄格外幽深静谧,一两声狗吠使三更时分的街巷顿时多了一幅梦境之感,犹如童话。

白胡子老头,是昔日盐都西乡孩子冬日童话的主角。我曾经以为只有我的童年有个白胡子老头。就在草房子乐园正式开园的这个中秋,我不经意间听曹文轩教授讲起了他童年里白胡子老头的一件往事。

曹教授说,在他很小的时候,在周伙小学,一个月高星稀的夜晚,一个知青女老师,捧着豆点大的油灯从教室回到宿舍,路过老旧祠堂改成的办公室,抬头看到一个白胡子老头站在门堂里,吓得丢下手中的油灯,呼叫声引来几个男老师,连问原由,隔壁的老曹校长闻讯飞快赶来细探究竟……

我小时候在乡下的日子,和祖父祖母生活在百年老宅里。每到晚上,几个邻居老人就会聚集到老房子里谈今道古,更多的是祖父自编的鬼把戏。我既喜欢听,但更多的是恐惧。这样的星夜,我时常会做起有白胡子老头出没的噩梦,能把捂在被窝里的自己吓出一身汗。

后来我从大纵湖到丁马港访古,加上回乡老家扫墓,再到钱穆先生关于农村生活的一段表述,连同曹教授印象中草房子里的白胡子老者,放在一起联想起来颇有意味。

钱先生在农村生活过,认为农耕社会里“鬼”多、“白胡子老头”多,原因是农村习惯于安居,房子一住就几代人,农具一用也是几代人,甚至摆放的位置也很少改变。在这样一个不变的生活场景里,很容易让人回想起往事和亡者:当年的他或者她,历历如在眼前,如何起床、如何梳头、如何咳嗽、如何出行……神思恍惚之际,冒出种种幻觉,“白胡子老头”就来了。

在乡下的那些年,从记事时我就有一个难言之隐,因为怕鬼,无论是睡在家里还是偶尔走亲戚,睡觉必睡靠墙的里口,且喜欢闷被窝,感觉这样睡得踏实安心些。哪怕就是白天,眼睛睁得大大的,看着头顶老房斑驳陆离的网砖,左看右望,都能生出某个人的印象,换个角度再细端详,或又成了一尊佛像,又像是一头凶猛的野兽。一个仲秋之夜,醒来,靠着天窗照进的光亮,依稀可见一个白胡子老头坐在床沿,连忙把小头缩进被窝,直捂得又是大汗淋漓。

再想到先前的农村,农民说城里人“火旺高”,乡下人“火旺低”,所以乡下人容易看见鬼。现在想来,所谓“火旺高”,或许就是说城里人受教育程度高,理性思维自然强化许多,这就是所谓唯物论吧!其实更关乎的是因为生活场景变化多,习惯于流动,搬房移家,搞装修,家具换代,灯光明亮,能够引起回忆和幻觉的具象场景大量消失,鬼也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再说,这雪白雪白的墙面上,再怎么盯着看,它还是白白的墙。唯心的根由在魅影丛生的墙上么?应该是当年的物质匮乏和精神贫瘠造成的吧!

这个冬天我再一次回到盐都西乡老家,一路上候鸟翩跹,灵动可爱,芦苇摇曳,盐都童话里一幅幅画卷尽展生态之美。在油麻地小学,我再给孩子们讲白胡子老头的故事,孩子们竟一点恐惧都没有,反而露出微笑自豪地说:“我们心中的白胡子老头跟你说的不一样哦,他们可是文化老头胡乔木、李国文、曹文轩……”我顿时眼前一亮,内心欣喜之情难以言表。

回望2023年,有着和往年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念。二月天,乍暖还寒。老父亲因病住院。由于吞咽功能严重下降,吃饭时,要我们兄妹几个哄着喂。短短一周时间,老人迅速消瘦,脾气也变得异常急躁。小妹总是轻轻揽着老父亲的肩膀:“爸,咱快快好起来,出院回家让我妈给你做好吃的。”父亲看着小妹,慢慢安静下来,如孩子般点头应允。

在医生的精心治疗下,父亲的病情慢慢稳定下来。我们兄妹三个轮流陪父亲输液,手机里播放着他喜欢听的老歌,看着父亲沉沉地进入梦乡,心中那份感恩无以言表。子欲孝,亲尚在,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!

当蔷薇花开满枝头时,我收到一个好消息:恭喜你,加入省作家协会,继续加油。我日常忙碌的同时,利用晨起和晚上的时间,看书写作,充实自己的生活。虽霜染双鬓,但依然可以追逐梦想,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情啊!

今年秋天,女儿入职本地一所高校。一个月后,迎来学校一年一度的辅导员大赛。她想报名参加比赛,又担心小宝还在哺乳期,没有精力备考。我鼓励她放心去备考。女儿拿出考研的劲头,全力以赴。第一轮考试成绩出来了,她入围决赛圈。女儿既开心又忐忑不安,她了解到同事们的实力都很强,怕是很难取得名次。我默默熨烫好她最爱的蓝色套装,递过去:“闺女,要相信自己,你是最棒的,得奖了要请大家吃饭啊!”

比赛结束,女儿发来消息,她获得了二等奖。花开花落,女儿已经到了而立之年,看着她努力上进,不断成长,作为母亲,我倍感欣慰。

人生的下半场,有一种幸福,叫上有老下有小。有一种爱叫敬老爱幼,薪火相传,生生不息。亲爱的家人,是我的软肋,更是铠甲!

## 聊起零食

□高邮 姚正安

微情一刻

## 那年在五河

□南京 周世青

岁月弦歌